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書十一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棄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絕又不但二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此痛苦也奉別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醫藥殞斂皆不及待側終身之痛何以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略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吉衣冠諸生弔服加

麻制如深衣用冠經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慮或且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三年之內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省家之類亦許暫告假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幹持舅甥之服行師生之義禮不可復歸朋友相聚方成倫理私竊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爲無益而吾鄉之俗亦當知理義者漸多一旦

至此皆幹罪惡所招何復云云先生臨終再三令幹不須歸其樂得吾兄相聚其拳拳學者之心雖死不忘哀哉痛哉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之此在諸友自處幹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分散則家中床榻之屬欲煩齊鄉季亨收拾送七家兄處輅孫亦令還家房中書冊悉令收歸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齊鄉恐其日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擇之充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早報之林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正卿可便爲附去必

大相許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季亨仁
父或能偕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間米平費用不
多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為祝會之既有破食在
學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定亦可與應
哥相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
之偕來會喪否諸兄不及一一多祝但切湏立
志讀書此身未死尚異他日與切磋也六三哥
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允錄此報
令叔周叔錄此報成叔季亨錄此報六三哥也
伏紙悽愴千萬自愛

與林宗魯司業

翰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東行翰以
請祠未報不敢偕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
日俟報若未有指揮即過九江兩郡皆與舒相
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區區之情決不
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湏力
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
再往翰年已六十七矣若更終兩考便是七十
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萬千未了事及今
亟歸亦可略與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

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爲
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曉李文昌
以元僚見辟乃是泗上旣敗之後忽思蹇叔持
重之言耳翰豈願爲此哉浮光之虜未退旣責
以守關又責以督戰感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
乃有以爲逼已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謗書盈篋
胡卿面以見諭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
昌亦曰其人每得書好論邊事自某相辟之後
絕口不及邊事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
而又陽爲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

豈可以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虜相
鄰則淮民尤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虜人之
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糴不問有無必欲
及數不問土俗必欲促辦以至敷馬草敷巢縣
寨屋料敷廬州團樓木並是不支本錢郡抑之
縣縣抑之總保總保抑之百姓一切常行之事
今皆急如星火去歲和糴於本府見管錢內刷
去十五萬貫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
本錢今本府交割錢亦且刮去無一文矣今又
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爭則害民爭則爲

犯上此亦豈可復爲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
既有憂矣豈可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幹
已措置下四百萬磚矣更諸縣約有百萬自可
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皆有定論又
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實可
託之人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過秋冬間
便可畢此不足勤廟堂慮但得一賢太守以臨
之則自可不勞而辦幹亦不願以此爲功也但
得歸老故山蔬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
爲一言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

也

翰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
刻非思歸之日也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謗言
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顧
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雇
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
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哉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
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
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
足戀他何足畏哉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

矣如榦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今朝
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遠夷
畏懾其效可見制已贅矣而況參乎已具申丐
免開春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曲
爲之地也

榦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
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榦之辭歷
陽遂奪徐守之安慶榦又居而有之於誼安乎
平居無事動遭口語況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
者所得以藉口榦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築城

也則曰此書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則曰此必
勞民也及其費省也則又曰此必擾民也不思
往者百年之間所至築城爲人所欺而反歸咎
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爲
欺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
者泗上之役輕脫之最可笑者也安慶深僻全
不知所以敗衄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
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爲之說者自
是好言恢復者是嘗與泗上之謀也安慶去
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爲此秘密之舉豈肯泄

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榦果有恢復之志又豈肯甘心築城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爲元僚使榦果若後生輕銳之爲此謀以誤制帥又胡爲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辟之辭云曰榦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爲先亦何嘗不察事機如是之輕舉哉況榦何人乃敢開此大口兵之勇怯將之能否器甲糧廩謾不知其虛實

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制帥以元僚見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僚之職又令其往黃州措置關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於上命然亦未嘗啓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而起矣使榦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不量有無不度可否州迫之縣縣迫之總保總保迫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爲夷虜所侵內爲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給淮民而取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箠

食壺漿以迎之此大可監也如此尚可以爲郡
耶只此數事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往矣行年幾
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
溪祠堂安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
無以爲歸萬望爲徧告相識力稟之相君放歸
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却恐上
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

與黃去私書義勇

先師教人爲學門戶平正廣大真聖門階級無
可疑者只是持守講習氣質之偏利欲之汨即

害然上之人能駕馭
以部伍飽其衣食而
過絕姦非亦足以去
利故管夷吾之取盜
跖弛士小大雖殊皆
罪不至死者姑從流
配所而遂逃竄以歸
歸者昔爲平民足爲
軍自名則橫行閭里
賊之多民不安枕者

書十一
為國家募卒每得疲
一則掩耳而不願聽
惟是黥徒免死之人
跳浪奔走筋力百倍抗
堪勞苦耐飢渴往時帥
擒姦賊盜大獲其用曩
精銳非他卒比今若於
黥隸之徒悉收養之精
可以修武備而壯軍威
民害也惟 朝廷詳酌

可愧耳且北虜有必亡之勢如人將死但不知
臨時作何證候而既死之後又作何等鬼祟而
吾又何以禦之朝廷既不以爲意而州郡又只
是脫空逢迎殊可慮也聞來歲且欲歸仙里榦
近思之且是以求放心爲本一動一靜一寢一
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爲之根本然後可以
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譚仲南曉
得此意但亦無着實工夫所謂其行不揜焉者
也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漫不濟事城中得
此二三朋友亦可數數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

方得一相聚耶。翰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兩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尹中父肯相從來，望於暇日相見之，次便以舊令尹之政力與之語，爲幸也。

翰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與孫居敬提刑 韵

翰野拙無庸，自山中來，寄跡宦途，於世事都不通曉。又生平鄙懶，不解作世俗語，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於據案親書，以見懇勸，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字，畫之不工，而不敢輒作也。若某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以不敢自外，况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營締建，皆偉丈夫所爲，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此翰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己也。由郎官歷赤墀，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壒之外，其胸中之浩然

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嶽洞庭於胷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危言正色建竝偉之議以挫儉庸之氣此善類之所共望非幹之私禱也幹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兄以來無瓦石之儲迫於啼號之累是以隱忍在此但知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資狷介與世寡合亦不敢爲長久計某官軫念舊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以苟逃曠責千萬願望與江陵吳帥賓客張生簡

幹少稟夜來見董撫幹說大帥剡章薦幕屬亦

有相料理之意此必契兄所爲於心甚不安諸丈在幕府日以委實宣勞幹到此甫五十日何勞之有焉賦分竒蹇窮悴之甚天實爲之若又無功而厚薦是重其罪也招軍諸邑之力買馬獸醫之事幹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善招軍買馬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一士幹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大府羞當世之士哉自古棄由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爲功則稍自好者不願也幹山林

麋鹿之性自計已熟爲二百指所累不得不仰寸祿以自活耳絕無一毫榮進之念方欲愒大府丐一祠祿而去恐有避事之嫌來春亦欲伸請尊兄不能爲我謀反欲以招軍買馬見治尊兄亦何用此招軍買馬之朋友哉反覆以思殆不知所以得罪之由也幹生平介然之性苟使之得行其志雖赴湯蹈火有所不憚辱大帥之招當此多事之際自當知無不爲又豈待薦引而後用其力哉以薦舉而後用力則不薦舉而不用力矣豈良士也哉想文字未行尊兄宜乘此力爲我辭使幹尚得託跡幕府幸甚

答林公度

承垂諭以令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行之甚善甚善幹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而公之書即儀禮之節略也亦嘗獲預於賓贊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爲易行蓋人家闔門父子所自行不與他人相干涉而質明行事不數刻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

禮者為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憚其難樂為簡便也幹嘗謂古人處事全是煩碎中方有深意且如揲著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校杯者之一舉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蓋不專且誠則將誤數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幹頃嘗為童子加冠至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教愛子弟之意彼童子質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

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啓其驕慢

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創之已不能盡如古則

今亦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

人丁寧懇到之意則不可略也妄意謂未冠兩

紒着背子始加小冠今市中所賣黑漆或竹皮為之者道服再

加道巾籠衫三加帽子衫帶若有力可製襪帽則始加頭巾籠衫

再加帽子衫帶三加襪公裳亦可用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

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

之東北隅用屏風或帷幙障截門外向或人家

廳偏間之後自有空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

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尊之意若能行之固善今人父兄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而賓尤不擇苟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當前期三日告廟以孝子某某日爲子某加冠敬以某人爲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能親訪及有宿賓則書中便言某之子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省往復也執事者須是子弟中嚴重者爲之恐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若可以

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兩三節稍從簡易便覺失古人嚴肅詳密之意況於其它豈可略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難也但司馬公書儀難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誤更以儀禮參校而是正之爲佳榘承下問之勤不敢不竭其愚政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正蓋土之所生者金而金之所剋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剋木之母也若正相

生則當從水此固皆無義理然亦見陰陽家之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亟亦未暇詳細但區區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閑居計頗有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理義自明矣此事不可更緩吾人前面無多

日子所幸師儒並世而不聞道以死亦可哀矣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惺惺二字真學者入德之門比以扣稟老先生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德之高下與鄉間晚輩爲伍只此一念豈它人可及哉顧不肖重以自愧耳

不能安貧強顏求祿敬讀誨語陳義甚高歎服歎服況今所擬尤衆所指目其昭然立的以自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顧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

哉入門而求已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辱死古
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
嘗屈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屬蜀以外移合歸
本貫銓量事隸州家須半月可畢事事畢去求
山寺度暑七月初便作歸計也

斯文不幸先師即世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
之舊諒均此情翰晨夜兼行衝冒風露痰喘氣
促至今未復氣息奄奄亦非久於人世者重念
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
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樞趨之地奈何奈何朋

友解散

講

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絕之慮鄉間年

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予勉力以共
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亡尚賴長者出為主
盟毋使悠悠虛度歲月五穀不熟不如莩稗可
為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應
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分事更幸痛勉之須是
博採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字令氣質勁健乃
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為之領袖必大季亨
相予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區至願
承欲此來甚幸鄉間朋友來者已遍鄭成叔唐

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參侍亦皆奔赴此亦足見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動想亦費力須得轎馬乃佳吾人血氣向衰不宜勞頓恐易生疾遲速之期亦更審處之翰憂苦貧病不自聊生葬期在今冬只得留此候葬事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恐亦不容遂築室於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於城中度一空地立書院三間內設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有樂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禍患推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兄

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平生一介之行亦間有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吾家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具言也以是深憂家聲自此隕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見尊兄面訴之無從也故因此詳布之蒙頒賜奠儀已薦陳矣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者獨於長者深所敬愛計聞此惻然當甚他人也先生葬畢事朋友遠來失聲墓下傷哉痛哉念之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拊廟音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哉

翰忽得李亨書承聞先太夫人奄棄色養不勝驚惶昆仲孝愛純篤何以堪處別來數日間事變不測如此翰辱在契好舊交便合趨慰適以迫行不克如願愧負多矣但得李亨報云治喪不用浮屠一以禮經從事掃去末俗之陋不以夷狄之道事其親而先太夫人遂得以禮終是則孝之大者尚幸堅持雅志世俗啁啾之論不足恤也翰正月半間即歸歸日首圖參慰

翰諸況如昨無足云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爲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見有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爲問其拳拳後學之意至矣顧翰自治不至又何以起發朋友之善意哉

翰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爲卒歲之計度亦不能久留只俟虞兄爲先兄擇地了畢即爲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一見殊深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合翰方奔走爲衣食計兄亦老且倦遊異日思欲爲今春草堂夜話舉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

書不勝愴恨

幹猥賤苟活爲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活則不若食其力之爲無愧耳以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理酒酣氣振且笑且歎終不若歸故山之爲樂也已一考有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爲歸若可達里中則又當尋尊兄爲旬月之遊也髮已種種齒牙動搖目視茫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戶衰頹諸姪皆不能自立深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能料只有聽之而已

幹一墮宦途如入苦海終歲泪没人生幾許十

四年不得休息真是可厭世間以仕爲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爲盜則爲佞僕誠不能其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家以是思之不若放歸山林之爲樂也三上香火之請方遂所圖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歸省墳墓訪親舊從人旣遣不能徒行少俟秋涼即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爲計六郎歸鄉之計已決性資拙朴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冊

渠欲得之乞付之爲佳恐有重本欲留宅上者
可面諭之也

榦爲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並無所
益性本介僻學又迂踈與世寡與義不受辱引
疾奉祠投閑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歸來怯
寒無日不病里閭故舊朝夕來訪只辦應酬或
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不可得徒切悵望
而已不謂反勤先辱尤深愧悚榦以先閭爲姪
輩占住無所息偶帥叅相念以南法雲僧堂
見遺見障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
出入不與髡徒相干涉其側即萬歲諸刹幽靜
最擯棄者所宜處也